

前 言

这是一本布依族古歌和叙事歌集，搜集于望谟县境。

翻譯上，我們尽量忠实于原意，难免某些詞句尚欠通順。

內容上，我們力求保持資料原貌，以供同志們研究参考，篇章情节牵强、前后矛盾，甚至糟粕均予保存。

黔南文学艺术研究室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五日



古歌.....	(1)
祖王和安王.....	(66)
罕溫与索溫.....	(124)
何东与何西.....	(159)
王玉連.....	(188)
南荷斑.....	(221)
酒歌.....	(233)

古 歌

一、安王和祖王

盘果去到河边，
一条大魚出現。
是一条很大的鯢魚，
魚鰭非常美丽，
魚鱗非常紅艳。
他想有魚鰭般的装束，
想有魚鱗样的衣裳。
看完回身轉，
看完返家中。
到漆黑的夜晚，
大魚吹簫而來，
大魚彈頓①來見。

盘果開口問道，
盘果急忙答言：
“我上下沒玩过婁，
誰吹簫而來？
誰彈頓到坛前②？”

注：①頓——乐器名。

②坛前——住的地方。

大魚开口說話，

大魚急忙答言：

“哥哥呀哥哥！

貴人呀貴人！

晚前你說什麼？

不久你訴哪樣？

你贊我紅鰭美好，

你贊我紅鱗鮮艷。

想她念念不忘，

她就來與你作伴。

你不嫌她丑陋，

特來和你相見。

用魚鰭做你頭帕，

用魚鱗做你衣裳。

開門让我進去，

給我煮飯！

給我用餐！”

同住三個雞場，

九個龍場，

整整一個年頭，

身上懷着一付頭面，

帶上兩個人身，

準備兩套裙裝。

于是有了安王。

安王十有三歲，

到河邊去打魚，

打得一條大魚，

大鯰魚被他捉上。

得魚急急回轉，

心喜返家匆忙。

到阶前就說，

到园边就講：

“媽媽呀媽媽！

我得一条大魚，

大鯰魚被我捉上，

煮吃要和你商量。”

母亲开口說話，

母亲急忙答言：

“哟！魚是你家舅爷，

鯰是外公外婆。”

安王开口說話，

安王急忙答言：

“舅爷就是舅爷，

姨媽就是姨媽，

杀一个放在鍋上！”

母亲听了这話，

急忙奔向阶前，

从此不知何往！

安王十三岁失母，

盘果三十五失妻，

守孤犹可說，

守鰥过不了。

从地头回家，

家中杂乱无章，

回家时天已昏黑，

火还壅在火塘。

想吃饭，米还是谷粒，
想吃菜，菜还在园中，
想吃水，水还在河滩上。
边休息边做家事，
曾經餓过几次晚餐。

巧事想遇不遇，
巧事恰巧碰上：
有两人来做买卖，
他們到此經商，
晚上借宿他家，
大家閑說乱講。
两人开口問道，
两人急忙答言：
“盘果呀盘果！
受孤还可說，
守鰥过不了，
你去地头回家，
家中杂乱无章，
回家时已昏黑，
火还壅在火塘。
山有山做靠背，
峰巒有峰巒相帮。
妻子死了另娶，
你有什么悲伤？
爱你的人定能碰上。
我們做生意到透底①，
做买卖到上方，

∴ ①透底，方言，即下面之意。

見一个美丽的女人，
那女人非常恰当。
原因保丹命①命短，
昨夜丧亡。
遣下他的妻子，
你如果想娶，
我們倒可帮忙。”

盘果开口說，
盘果忙答言：
“如能为我做媒，
我将給你銀两。
做媒贏了，
金子报謝不謊。”
于是杀个黑鸡請媒，
杀个花鸡烹餐。

媒人去了第一次，
走到园边，
走到阶前，
妇人不說話，
因她嘴重②不想問。
媒人嘴輕先开講：
“妇人呀妇人！
安王十三岁失母
盘果三十五失偶，
守孤还可說，

注：①保丹命，人名。

②嘴重，方言，不想講話之意。

守鰥过不了。

上面传说这条河有鱼，
下面也传说这条河有鱼，
叫我划着筏子靠崖上。

上面传说这里有龙，
下面传说这里有凤，
要龙去管印，
要凤去管地方，
去管他家的印，
去管祖辈留下的地方；
去管若热①印，
管祖宗留下的遗产。
盘果缺妻子缝补衣服，
缺个人洗衣裳，
缺帮壅火的伙伴，
请你去帮守家，
请你去坐在晒台旁。”

妇人开口说，
妇人忙答言：
“我丈夫昨夜才去世，
远远还见坟上蟠。
灶火还未熄灭，
树叶还未枯干。
菜饭我有吃，
更不愁那银钱。
样样不求别个，

注：①若热印，即宝印。

守寡有甚难堪？”

媒人无言可說，

轉身回話急忙：

“王呀王！

我做媒不成，

白費你心伤；

我媒說不好，

白費你銀錢。”

盘果开口說，

盘果忙答腔：

“一鋤两鋤，

不易碰上土蚕，

一刀两刀，

难削筷子一双，

一次两次媒說，

难得把妻子聘上。

請你再去一回，

再請重复一次，

本着为人多走几趟。”

媒人又去第二次，

走到妇人住处，

走到阶前，

走到簷边，

又到原来的地方：

“妇人呀妇人！

安王十三岁守孤，

盘果三十五守鰥，

守孤尚可說，

守鰥哪会了？
二三月以后，
天上雷声隆隆，
落下倾盆大雨。
河水黄了，
河水红了，
人家有男人吆牛下地，
人家忙办秧田，
你有谁来替？
虽请到了上家叔伯，
请到了下家姨表，
有酒肉下菜，
招呼很客气。
他牵牛滴丹①地走，
他赶牛滴噠地去。
到田里将耙荡过来，
荡过去，
杂草还长着呢！”
妇人咬紧牙关，
听从媒人言语。

夫妻相处三个鸡场，
九个兔场，
整整的一年。
身上怀着一付头面，
带上两个身子，
准备两套裙裳。
但两个水獭兄弟，

注：①滴丹、滴噠，均牛走的声音。

在河边抢鱼吃成了冤仇，
两个乌鸦兄弟，
为抢鸡吃成了冤仇，
官家和贵人的兄弟，
为争地方成了冤仇，
安王和祖王两兄弟，
为抢一堆铁鍊成冤仇，
抢夺祖造的田地成冤仇。

安王到河边摇头大哭，
他在河边捶胸掉泪，
满糊泪水的头睡落了枕。

正遇不遇，

遇到祖王母亲来挑水。

对安王开口说，

对安王急忙答话：

“你为什么在这里摇头大哭？
在河边捶胸挂泪？
哭得头睡落了枕？”

安王开口诉说，

安王急忙答话：

“三月人家吃毫麦纒^①，
四月人家吃毫路亚^②，
八月吃毫母^③，
九月吃毫重，
我连招魂的饭也没有，

注：①毫麦纒，用枫香树叶染的糯饭，色黑，很香。

②毫路亚，用野花染的糯饭，色黄，很香。

③毫母，毫重，用未熟透的糯谷制成的糯饭，很香。

摆年的飯也沒有。”

后母开口說，

后母发言道：

“这是因为人家去耙田，

你不去耙田，

你不去泡秧田。”

安王依着后母的話，

听从她的指点，

两兄弟去开田了。

开得三坵田，

开得五块地，

直到太阳站到树颠，

后母才送午飯。

她吩咐祖王說：

“安王午飯挂在田下面的艾枝上，

你的午飯挂在上坝的扣枝^①間。

祖王呀祖王！

洗澡要隔塘，

旅行要自睡，

你俩的飯各自开，

各人的飯各人撿。

做兄长的应在上井喝水，

做兄弟的应在下井喝水。”

到午飯時間，

安王却把午飯一起开，

注：①扣枝，扣，树名。

一起吃。

祖王开口說，

祖王开口問：

“哥哥呀哥哥！

你吃的是什么？”

“我吃小米下东南菜，

滑溜溜地”。

安王問弟弟吃什么？

“我吃米飯下魚肉，

蜂仔下粽子，

我还嫌它不好吃。”

安王开口說，

安王发言道：

“呀！母亲做飯分等次，

做菜不一样！

这样家庭要分裂，

地方搞坏了！

弟弟呀弟弟！

話說在这里就留在这里，

談論在田头就留在田头，

不要端給媽媽。”

天将昏黑了，

安王在河边洗脚，

祖王自己先回家，

到屋前就开口，

到园边就說話了：

“媽媽呀媽媽！

今天早飯为什么不同等？

送菜不一样？”

母亲开口說，
母亲忙答話：
“昨夜客人来到家，
今早有客同吃飯，
順便打一两排①小米
拈一两箸东南菜，
才有午飯送給哥哥。
寨子要分裂就分裂，
地方要坏就坏了。
就是寨子不分裂我也要分裂，
地方不坏我也要它坏，
我将要杀你哥哥，
杀他要印。
印要你掌握，
地方要你管，
寨子由你个人住，不好嗎？”

安王听到了这話，
急忙去問祖王：
“弟弟呀弟弟！
你不要制造冤仇，
不要用鞭子赶我，
留我打魚时替你扛网，
种小米时給你帶种，
走路我先走，
在前面挡露水，
吃完饭我来收碗筷。”

祖王开口說，

注：①排，打飯用具。

祖王答言道：

“我有人扛魚网，
种小米带种的人不缺，
走路有人先走，
有人收我碗筷，
我不缺乏伴侣
我不愁吃穿，
不必向你求援。
我势必要杀你，
杀你要印，
印我自己掌握，
地方我自管，
寨子我自住。”

安王开口說，

安王又言道：

“兄弟呀兄弟！
不必用柴枝来赶，
不需用鞭子来追，
留我带你小孩，
洗晒他的尿片。”

祖王开口說，

祖王答言道：

“带我小孩的有人，
有人洗晒尿片，
我不愁什么，
我不求你什么。
我要杀兄长管地方，
杀安王要印，

印我自己掌握，
地方我自己管理，
寨子我自己居住。”

安王开口說，

安王答言道：

“我将逃去做三年鼠灾，
制造六年的雀灾，
吃踩你地里的庄稼，
搞坏你园中的米粮；
使你三月間不見一枚果子，
七月間不見一粒种子。
将一粒米分做两半，
人們肚空象餓蟬。
你将到处奔跑，
該会祈求我的。”

祖王开口說，

祖王答言道：

“我家有三十匹长尾馬，
扯去它們的毛做套子，
拿去安在树上，
勒死雀儿几万，
得来做飯菜，
得来当午餐。
我不焦愁什么，
我不求你什么。”

安王开口說，

安王答言道：

“我逃去造三年的黑暗，
七年的长夜，
你将到处奔走，
向我为兄的祈求。”

祖王开口說，
祖王答言道：
“我家有三十把上好干草，
一百五十把干竹片，
三缸子的野猪油，
一点全寨都亮，
四周围都有光，
我不焦愁什么，
我不祈求什么。”

安王开口說，
安王答言道：
“我逃去造三年痢疫，
四年的霍乱，
使小孩們死于肚痛，
大孩子死于痢疾，
死的不停不断，
你将到处奔走，
会向我所求的。”

祖王开口說，
祖王答言道：
“我将小孩放中間，
子孙們放在密室，
我不怕什么，